

踏墟寻文脉 执笔留乡魂

——《田园调查手记》跋

□ 叶继程

历时经年寒暑不辍的乡野行走、实地走访与文史勘核,我的《田园调查手记》三十期田园调查文稿全部杀青、完整定稿。整套手记的撰写,没有照搬现成典籍资料,没有依托书斋空谈臆想,所有文字、所有史实、所有遗存记录,都是我经年累月一步一履踏访、一问一访积累、一遍一遍校对校正得来的乡土实录。行文成书过程中,承蒙《荆州日报》“文化荆州”栏目编辑悉心点拨创作思路,助力系列文章梳理完善、次第成型,三十期文稿得以顺利面世。

我的田野调查从不受季节限制,四季不歇,绝非仅有盛夏酷暑的奔波。春日踏泥泞阡陌,穿行潮湿郊野;夏日顶烈日、冒高温,在闷热荒坡间寻访旧址;秋日踏枯草野地,辨识地貌遗存;冬日迎风踏寒,走访村落老者。只要有闲暇,我便奔赴乡间野地,扎根乡土,深耕实地。在埋有先人骨殖的土地上,在前辈世代生活耕耘的田野里,我始终怀着一颗敬畏虔诚之心,慢慢感知故土底蕴,细细抚摸岁月遗存,反复搜寻文明脉络。

乡间诸多古迹遗址,多隐于偏僻荒墟之间,古台倾颓,经年无人打理,旧址之上杂草丛生、荆棘密布。每一次实地寻访,皆是俯身劳作,亲手扒开层层野草,拨开杂乱荆棘,在荒土残坡之间搜寻先民遗留的痕迹。常常蹲踞墟地,细心捡拾、筛选散落的残砖碎瓦、破碎陶片,以这些不起眼的细碎遗存为凭据,比对山川地貌、辨析土层堆积、核对存续年代,以此佐证地方史实、还原古址旧貌。日复一日、一处一址的核实梳理,才将那些散落乡野、模糊不清的古迹坐标、残缺零散的乡土旧事,逐一梳理清晰、完整记录存档,让濒临湮灭的乡土史实,得以留存于世。

深耕乡土文史多年,我始终扎根基层修志一线。十余年来我主编《凤凰村志》《垭林村志》《三红村志》,同时参与编纂《立新乡志》《观音垱镇志》。当下城镇化建设步伐持续加快,村落拆迁、地貌改造、人居环境持续推进,乡土文脉消逝速度加快,村志、镇志编纂工作已然迫在眉睫,抢救性存史刻不容缓。

多年修志过程中,我积累了海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,包括入户走访笔录、老旧档案摘抄、宗族族谱记载、乡老口述实录以及历年田野踏勘台账。本次《田园调查手记》十万余字内容撰写,其中大量村落沿革变迁、古迹遗址线索、乡土人文掌故、地域人文流变,均源自我多年修志留存的珍贵素材。通过新旧资料相互对比、田野实况交叉印证、口述史料与文献方志互补校正,最大程度规避讹误、还原史实,保障了整套手记内容的真实性、严谨性与可靠性。

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脉,一方乡土承载一方根魂。江汉平原这片土地的文明底气与历史厚度,尽数藏在散落田间地头的古台荒墟、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聚落与先贤旧迹之中。本次三十期田园调查,我聚焦本土核心文脉资源,重点踏勘、梳理、记录凤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、春申君古墓、孙叔敖故居遗存、屈原故里相关文脉旧址等一批极具地域价值的古迹点位。这些看似荒荒平凡的土台荒坡、残墟空地,看似寻常无奇,却是本地先民繁衍生息、劳作聚居、文明更迭最真实的实物见证,是荆楚乡土文脉最原始、最珍贵的历史根基。

时代更迭日新月异,城乡建设持续推进,征地拆迁、村庄迁建、道路拓宽、农田规整,彻底重塑了千年以来的乡土地貌。曾经有史可查、有址可寻、有迹可辨的古遗址、老台基、旧村落,如今大多彻底夷为平地。新式民居、乡村道路、连片农田层层覆盖旧址,千年旧迹永埋尘埃,故土原貌再也无法复原重现。诸多流传千年的乡土史事、古台沿革、村落文脉,从此失去实物载体,仅残存于年迈乡老的零碎记忆与老旧方志的简略记载之中,若无人及时记录留存,终将彻底失传、湮灭无踪。

正因乡土遗存消逝不可逆,乡土文脉流失速度加快,我的四季田野踏勘与文字记录才显得尤为必要,也极具抢救性存史价值。我数年坚守乡野走访、躬身考据,本质就是与时间赛跑、与消逝竞速。在古迹荒芜、旧址平毁、实物消亡之前,尽力锁定遗址坐标、梳理沿革脉络、记录存续现状、留存人文信息,为本土基层文史留存一套扎实可信、可查可考、传世可用的田野档案,填补小众乡土遗址无系统记载的文史空白。

梳理地方文史多年,我深知本土史料留存的固有短板。历代官修正史,多记载朝堂大事、时代梗概、名人要事,对于基层乡村的细碎变迁、村落沿革、民间风物、百姓生活大多简略带过、疏于记载。而民间代代口耳相传的乡土掌故、远古传说、乡里旧事,虽饱含乡土烟火,贴近民间实况,却历经世代附会演绎,多有偏差讹误、虚实掺杂,真伪难以甄别。

因此本次系统调查梳理,我始终坚守严谨求实的原则,以正史文献搭建文脉框架,以民间野史补充乡土细节,以田野实地踏勘作为最终依据。每一处遗址存续年代、每一段先贤活动事迹、每一次古地名流变、每一项民俗缘起更迭,我都反复现场核验、多方比对新旧方志、查阅宗族谱牒、走访资深乡老,逐条辨析真伪、厘清源流、梳理脉络。能够精准定论的据实记载,存疑待考的谨慎留白,有效纠正了诸多民间流传已久的文史谬误,理顺了大量模糊不清、争议多年的乡土史脉,让零散碎片化的乡土资料形成系统、完整、严谨的本土文史体系。

本次跨度时间长、覆盖地域广、考据内容杂的田野调查与手记编纂,得以顺利圆满收官,离不开众多师友乡贤、文史同仁与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无私帮扶与鼎力支持,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。

感谢长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蓉女士。乡土踏勘途中,杨蓉教授携研究生多次陪同我深入乡野旧址、荒墟遗址实地考察。她凭借专业的史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,悉心指导我甄别遗址类型、判断遗存年代、规范考据逻辑,修正文史误区,以专业学术素养为整套手记的严谨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筑牢根基。

感谢观音垱镇志主编王忠德先生。王先生深耕乡镇方志编纂多年,熟稔全镇田野地貌、村落变迁、古迹沿革与人文旧事。我在观音垱片区开展田野走访、民间采访、遗址踏查期间,他全程陪同统筹、主动协调对接、细致梳理走访路线,为我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全方位便利与坚实保障,助力片区调查工作高效顺畅完成。

感谢原八岭山文化站站长李子初先生。李站长扎根基层文化一线数十年,深耕本土乡土文史,熟知八岭山片

区古墓葬、古台荒址、民俗渊源、村落旧事与地方掌故。调查过程中,他热心引路寻址、主动提供珍稀田野线索,详解书本无载的乡野实情,极大丰富、充实了本次手记的基层乡土内容。

感谢曾祥值老校长。老校长毕生潜心本土文史研究,深耕屈原故里文脉考据,治学扎实、积累深厚,在相关文脉史料辨析、源流梳理与讹误校正方面,给予我诸多精准指点与重要参考。

同时感谢黎万红先生为孙叔敖故里考辨提供相关资料支持。

此外,由衷致敬春申君墓世代守墓人。一众普通乡民,布衣守家、代代传承,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荒室古冢,岁岁清理荒草、巡护古址、守护遗存。不求声名、不图回报,以最朴素、最执着的乡土坚守,护住一处千年文脉地标,留住一段不曾断绝的先秦乡土史韵,其赤诚初心与默默坚守,令人由衷敬重。

亦诚挚感谢挑担围鼓民间非遗传承人陈官宝老师。在乡土民俗日渐淡化、年轻传承人流失、传统技艺日渐式微的当下,他们坚守本土民间技艺,坚守乡土文化根脉,如实讲述挑担围鼓的技艺源流、民俗场景、表演形制与传承困境,让这一方独具本土特色的民间非遗烟火,得以通过文字系统存档、永久留存、接续传承。

经年四季踏遍乡野、深耕故土文脉,走访愈多、踏勘愈深,愈发读懂当代游子、故土乡人心中解不开的半截子乡愁与游子归梦。

城镇化重构了乡土大地,旧村落拆除、老街巷平整、古台湮灭,一代代人自幼熟悉的故土烟火、儿时景致、乡野风貌尽数消散。今人纵使身居故土,也难寻年少旧景;远方游子千里归乡,终究物是人非、旧踪难觅。记忆里的乡土完整鲜活、温暖真切,眼前的故土早已沧桑巨变、面貌全非。这种现实与记忆的割裂、旧景与新貌的错位,便是当代人最真切、最无奈的乡土缺憾,也是深藏心底的永恒乡愁。

数年以来,我不惧寒暑、步履不歇,日日奔走荒墟阡陌,于杂草废墟中寻访古迹文脉,于碎瓦残陶中考证千年史实,于正史野史中辨析源流真伪,同时充分吸纳、运用多年主编、参编村志镇志积累的珍贵原始资料,反复比对、层层梳理、细细沉淀。不求虚名、不逐功利,唯怀一颗质朴初心与乡土情怀,只想为子孙后代留存一份真实、完整、可传可考的乡土记忆。

岁月奔流不息,城乡日日换新。故土古址、千年旧闻、乡土民俗、村落史脉,都会随着时代推进慢慢淡出大众视野,渐渐被后人遗忘。我辈生于斯、长于斯,深耕乡土,熟知故土,若我辈不记录、不抢救、不留存,后世子孙终将从无从知晓故土来路、无从厘清文脉源流,无从接续自身根脉。

《田园调查手记》定稿收官,不是乡土文史调查与文脉守护的终点,而是全新的起点。往后余生,我依旧初心不改、步履不停、笔耕不辍,持续行走乡野、深耕田野考据、打捞濒临消散的乡土遗存、梳理本土人文脉络。以脚步丈量故土厚度,以文字留存乡土根魂,尽己绵薄之力,守护荆楚乡土文脉,留住一方水土的岁月记忆,不负乡土厚养、不负数年坚守、不负后世来人。是为跋。

乡野新篇

文物新知

3



石家河文化抱鱼陶偶

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(距今4600—4000年),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,现藏荆州博物馆。通高约10厘米。

人偶头戴半月形浅沿帽,身着细腰长袍,双膝跪坐,是长江中游史前渔猎、祭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。

(图片由荆州博物馆提供)

每次走进荆州博物馆,看见那尊小小的抱鱼陶偶时,我总要停下脚步。一眼看去,思绪就会飘回到四千多年前,那片水网密布的江汉水乡。

邓家湾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塑抱鱼陶偶,由红陶捏成,没有繁复纹饰。高约10厘米。其特征为头戴半月形浅沿帽,身着细腰长袍,大多双膝跪坐,双手横抱一条大鱼,左手托鱼尾,右手轻按鱼头。同一遗址里,出土的这类陶偶多达上百件,造型大体相近。

当年的江汉平原,河湖连片。先民临水而居,捕鱼是生存根本。那时,鱼不单是用来果腹,更是丰收的象征。祭祀之时,巫师捧鱼献祭,祈求河湖年年有鱼,族人衣食安稳。匠人捏塑陶偶,留住了这一幕虔诚的场景。

时光流转,到了战国,楚国国都纪南城一带,水乡依旧,物产丰饶。楚人的渔猎技艺,早已成熟,还摸索出保存鲜鱼的办法。南方暑湿,鲜鱼放不住,楚人便把鲫鱼剖开,抹上盐,挂起来风干。楚人称为“枯鱼”,现在的荆州人说是“阳干鱼”或叫“熨巴鱼”。

2014年12月,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夏家台战国楚墓里,出土了13条这样的阳干鲫鱼。其中,棺盖上4条,头箱内9条。墓主人离世,也要带上这份熟悉的水乡滋味。不难想见,两千四百多年前,鱼鲜,正是楚人家餐桌上最常见的菜肴。

当历史蜿蜒到西汉年间时,荆州人的食鱼习俗,又多了几分雅致。宴席之上,盛酒的漆耳杯里,常会“游动”着鱼儿。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里的双鱼纹耳杯,双鱼首尾相联;高台汉墓的彩绘耳杯,单鱼一条,简约灵动。一器一物,都藏着楚人对鱼的偏爱。

可见,《史记》里流楚地“饭稻羹鱼”,不是虚言。从史前陶偶祭鱼,战国腌制阳干鱼,再到汉代绘鱼干漆杯,四千多年来,鱼始终嵌入荆楚人的祭祀、宴饮与日常。

这条文脉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每人腊月,荆州人家依旧会腌制腊鱼。剖鱼、抹盐、通风晾晒,整套制作工序,与战国墓葬里的阳干鱼几乎一样。

千百年来,荆州民间一直讲究,无鱼不成席。逢年过节,亲友相聚,鱼必上桌。考古发现告诉我们,吃鱼,举杯,祈福,这些看似寻常的餐饮习俗,其实都是远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印记。

一尾荆江鱼,游过四千多年。从远古祭坛,到战国古墓,再到汉代宴席,最后,游进今人的餐盘。器物换了模样,时代不断更迭,但江汉水土的丰饶,荆州人惜食、热爱生活的心,一直没变。

展柜里这些文物,从来不是冰冷的古董。它们是线索藏在一日三餐里,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水乡烟火、荆楚根脉。

抱鱼人偶,藏着荆楚四千年食鱼烟火

□ 张卫平

文化荆州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(33)

二〇二六年第六十三期

总第二百五十三期

文化荆州·翰墨⑧4

极目楚天写江山

□ 老鱼



极目楚天舒 作者:吴中华

吴中华先生的草书,根植于二王体系,并深度融合了楚简的飘逸狂放与北碑的金石气度,形成了“雄健典雅、气韵畅和”的鲜明风格。其线条绝非“汤锅里煮烂的面条”,而是充满了“钟表中常运的发条”般的力度与弹性,在洒脱的使转中,兼具何绍基般的沉劲与米芾式的奇崛。

纵观古今,一流的草书皆为书家性情的淋漓尽致。张旭“挥毫落纸如云烟”,以丰腴雄浑的线条宣泄豪放不羁的生命激情;怀素“以狂继颠”,以瘦劲圆通的笔致参悟禅机,于狂肆中见空灵。而吴中华的草书,正是在晋人风韵与明清气势之间,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变而贯”中和之境。

品读这幅《江山如画》,恰是其艺术理念的绝佳注脚。

面对如此宏大的命题,他没有刻意追求“颠张狂素”式的外在癫狂,而是以高度的控制力,将磅礴的意象化为笔底的波澜。四个大字大小错落,却气脉贯通,字与字之间顾盼生姿,展现出“首尾呼应,上下相接”的章法智慧。墨色上,浓淡枯润随书写节奏自然生发,飞白之处如峭壁嶙峋,浓润之笔似云蒸霞蔚,于虚实相生间构建出“江山”的纵深与辽阔。

“书者,如也”。吴中华长期扎根荆州,楚文化的瑰丽奇想已融入其笔墨骨髓。《江山如画》不仅仅是技法的表达,更是胸中锦绣与楚地山川神交的结晶。他在法度森严的草法中,写出了“江”水的流转、“山”岳的巍峨、“如”意的潇洒与“画”境的悠远,真正做到了“书如其人,境由心造”,堪称当代草书佳作。

荆楚纹样

之凤鸟纹



凤鸟纹



凤鸟纹亦称凤纹,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商周时期,凤纹取代了鸟纹出现在青铜器上面。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楚文化也被堪称东方雅典文化,从此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楚式文化风格和艺术特色。楚人尚凤,他们认为凤鸟是真善美的象征,这不仅仅与楚人祖先的图腾崇拜相关联,而且与凤鸟本身独有的涅槃精神相关。

江山如画 作者:吴中华